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名宿經典

作者 梁啟超
導讀 潘光哲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名宿經典

作者 梁啟超

導讀 潘光哲

導論

前言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日，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念書的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從報上看見了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結束在日本的流亡生涯，回到中國受到熱烈歡迎的新聞，大為感動，覺得「公道之尚在人心也」。因為在胡適看來，梁啟超是：

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

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就胡適個人來說，大發這般感懷，其實正是因為他自己便曾深受梁啟超一枝健筆的恩澤。胡適回憶說，當他在一九〇五年開始就讀於上海澄衷學堂的時候，梁啟超主持筆政的新民叢報便是他喜愛的課外讀物之一。梁啟超陸續發表在這分刊物上的新民說便讓他「震盪感動」不已，讓他「開闢了一個新世界」；同樣陸續發刊於新民叢報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他「開闢了一個新世界」，因為它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的成果，它是「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的作品。那時才十五歲左右的胡適，深深著迷於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可惜，這部作品乃是梁啟超的未竟之業，胡適「眼巴巴的望了幾年」，總沒見著他把那些闕漏的部分給補上。胡適失望之餘，「自己忽發野心」，心想：

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²。

在近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轉型歷程上，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九一九年出版，現行版本易名為中國古代哲學史）是眾所公認的「典範」之作³，那麼，在它的孕育歷程裡，梁啟超的思想成果顯然提供了相當的刺激作用。從這個角度而言，梁啟超的這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做為他詮釋中國學術思想發展歷程的思想成果之一，便值得重視⁴。

2 胡適，四十自述，胡適作品集第一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八六），頁五五—五九。

3 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四）；羅志田，大綱與史：民國學術觀念的典範轉移，歷史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一期，頁一六八—一七四。

4 考察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專題論文，可以參見：陳其泰、安靜波，二十世紀初梁啟超對中國學術思想演進的宏觀考察，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八年第四期，頁五四—

一九〇二年的梁啟超：「新民」的期待

梁啟超，一八七三年二月廿三日生，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逝世，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子、飲冰室主人，世人或稱之曰梁任公。梁啟超的生命史波瀾壯闊，從一八九〇年代中期嶄露頭角以來，他的生命／思想旅程，便堪稱是近現代中國歷史變遷的一頁寫照；本文不擬詳述他的生命史全貌⁵，僅就梁啟超於一九〇二年開始著手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時分的思想場景，略做勾勒，應可有助於讀者認識這部書問世的背景。

六十；夏曉虹，中國學術史上的垂範之作——讀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天津社會科學，二〇〇一年第五期，頁一一九—一二五。陳其泰與安靜波的作品，將梁啟超後期著述的意見，與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時期的述論，合而述之，不免忽略時空轉換的意見差異；夏曉虹的作品，注意梁啟超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與其個人思想態度的關係，也重視和日本學界的關聯。

5 關於梁啟超的研究繁多難數，對一般讀者而言，張朋園教授的兩部專書是最佳的入門之作：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六四〔初版〕，一九九九〔二版〕）；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食貨出版社，一九七八）；其他較為精審的研究成果，請參見本文「進修書目」。

自從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之後，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開始了以紙和筆做為批判武器的歲月，先是創辦了清議報（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廿三日創刊，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第一百期後停刊），新民叢報（半月刊）則是他在日本流亡歲月裡創辦的第二分刊物，始刊於光緒廿八年正月初一日（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撰寫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就從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出版的新民叢報第三號開始與讀者見面。

「中國之新民」是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時期採用的諸多筆名裡最為著名的。新民叢報第一號刊佈的本報告白即謂這分刊物的宗旨「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蓋「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所以新民叢報便要「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根本」，以餉讀者。梁啟超筆走龍蛇，正是朝著這樣的方向，努力以進。

讀者如果有機會翻閱一下一九〇二年時的各期新民叢報，便可發現，這是一分包羅萬象的刊物。即如新民叢報第一號的一個專欄名稱：「新智識之雜貨店」一樣，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述說介紹的外國思潮、知識與人物，不可勝數。僅以梁啟超發表在新民叢

報第一號的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為例，這篇文章裡詳細說的那些足可「聳動一世，餉遺後人」的西方學術名家，便是一分洋洋灑灑的名單。如他說「歌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 提出「地圓之學說」，所以「瑪志侖(今譯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 始尋得太平洋航海線，而新世界始開」；指陳「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專倡格物之說」，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則「倡窮理之說」，他們的學說「將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犁庭掃穴，靡有孑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光日大」，故這兩人實堪稱「近世史之母」；又稱譽「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是「政法學天使」，「發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之說」，所以「政界一新」；提倡「天賦人權」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著有民約論 (*The Social Contract*)，這部書則是「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至於「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的「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放紙鳶以驗電學之理」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他們的研究則「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務、軍事，乃至學問、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又如「亞丹斯密氏」(Adam Smith, 1723-1790) 的原富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出版後，「不徒學問界為之變動而已」，影響所及，「於人群之交際，及於國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德國的「伯倫知理」(Johann K. Bluntschli, 1808-1881)，則堪稱「二十世紀之母」，因為他「定國家之界說，知國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為何物，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英國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創說「進化論」，「舉十九世紀以後之思想，徹底而一新之者也」，讓人們知道「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的樣態，更讓人們明白「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強，則決不足以自立」的道理。梁啟超還舉出了在各學術領域裡頭角崢嶸的人物，都能以「博學深思之所獨得，審諸今後時勢之應用」，做出貢獻，這裡就不一一詳述了⁶。梁啟超對於這些人物（及其他人物）的詳細介紹，也陸續出現在新民叢報的版面上，以一九〇二年時的各期新民叢報為例，列表如下：

⁶ 中國之新民，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新民叢報第一號（一九〇二年二月八日），頁六九—七七；收入：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六，頁一一〇—一一六；本文引用的版本是：飲冰室文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台二版））。

篇名	新民叢報出處	說明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	第一一二號（一九〇二年二月八、二十二日）	介紹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與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	第三號（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	介紹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	第四一五號（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八日）	介紹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匈牙利愛國者噶蘇士傳	第四、六一七號（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八日）	介紹噶蘇士（Louis Kossuth, 一八〇二—一八九四）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第九一十號（一九〇二年六月六日、二十日）、第十四一十七號（一九〇二年六月六日—十月二日）、第十九號（一九〇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二二號（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介紹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 【新民叢報誤為 Giuseppe Mazzini】，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與喀富爾（Camillo Benso di Cavour, 1810-1861）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第十五—十六號（一九〇二年九月二日、十六日）	介紹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 【新民叢報誤為 Jeremy Y Bentham】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第十七—十八號（一九〇二年十月二日、十六日）	介紹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 1754-1793）
進化論革命者頤德之學說	第十八號（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六日）	介紹頤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 【新民叢報誤為 Ben Jaman Kidd·新民叢報文末註記曰「未完」，但未見續篇】
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	第二〇—二一號（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三十日）	介紹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 【新民叢報第二一號文末註記曰「未完」，但未見續篇】

梁啟超介紹的新知識，不僅是這些未見諸傳統中國經籍的人物而已，更還包括超逸出傳統中國學術門類的各式各樣的學術／知識體系。如他認為「地理學」是「諸學科之基礎」，故特別撰寫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一文，述說地理學與文明發展的關係（新民叢報第一號）；從新民叢報第七號開始連載的生計學（即平準學）學說沿革小史，述說了經濟學的發展；政治學學理摭言（新民叢報第十五號、第十八號）則是對政治學理論的引介；

關於（廣義）自然科學的歷史的述說，則見諸格致學沿革考略（新民叢報第十號、第十四號）。除了引介新知識之外，對於中國傳統固有的學術門類，如史學，則成為梁啟超抨擊的對象，他也從新民叢報第一號起發表新史學，痛斥傳統中國的史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批判的辭鋒，激烈之至。凡此可見，梁啟超好似一部活生生的百科全書，為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思想刺激。

當然，梁啟超引述介紹的這些西方人物與學問，主要是他以日本為媒介，汲取西洋近代思想的成果⁷，就他個人的認識／理解而言，未必能掌握其本來面目。即如他日後自我批判曰，自己問學「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

⁷ 關於梁啟超如何透過日本那裡汲取的西洋近代思想，最稱深入完整的論著，參見：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ずう書房，一九九九）；本書有中譯本：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大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一）；亦可參見：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三）。

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s。只是，相對而言，這樣的引介介紹過程，對梁啟超本人的學術涵養與思想成長，其實也是甚有助益的，他吸收了各式各樣的思想資源，成為他反思傳統中國文化的礎石。從這樣的脈絡來看，梁啟超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時候，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評價討論，和他當時對於西方文化的認識，有密切的關係，對於西方的認知／知識，構成了他理解／詮釋「中國學術思想」的知識狀況（intellectual conditions）。因此，當讀者展讀本書之際，千萬不要忘記了，梁啟超評述的「中國學術思想」，是以他當時對於西方文化的認知，做為參照架構的。

梁啟超以充滿感情的健筆引述介紹這些新知，更和他對於「新民」的期待，不可或分。在他看來，新民之道，和學術尤其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指陳道，在這個「全地球激湍盤渦最劇最烈之場」的時候，「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苟不自新，何以獲存」？所以，「新之有道，必自學始」。因為從近世西方的歷史來看，「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

^s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台九版〕），頁六五。

德、新政治、新藝術、新器物；有之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新民叢報第一號）。他舉出足可「聳動一世，餉遺後人」的西方學術名家為例證，述說「學術之勢力」如何「左右世界」，證明「智慧」與「學術」乃是「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用心所在，即是呼籲中國學者「見賢思齊」，要知道自己實有亦可「左右世界」，「左右一國」的力量（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新民叢報第一號）。「學術」乃是向「新民」之道前進不可或缺的动力來源之一。

可是，梁啟超呼籲以「學術」而「新民」的最終目標所向，則是和當時如何避免中國「國亡族滅」的危機，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重振國族榮光的思索，密不可分。就當時中西競爭的格局而言，面對著歐風美雨的吹襲浴淋，中國好似節節敗退，文化學術領域裡「尊西崇新」的態勢，更儼然銳不可當。正如梁啟超本人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的觀察，在過去世界學術思想的歷史上，中國都處於「我中華第一也」的領先者地位，到了近代，則卻令人「汗顏」了。因此，藉著闡述中國固有的學術思想的價值與意義，確立她在「文化的世界秩序」（the cultural world order）裡原有的核心地位，呼籲繼起者如何力圖返本開新，「恢復乃祖乃宗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

之學術思想界」，理有必然。他更指陳，如果「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那麼，本來就習慣於崇古為尚的中國人，處於這樣的劣勢之下，便可能會表現出「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的心態。可以說，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撰著，也是梁啟超個人的民族主義意念，在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徵之一。所以，讀者展讀本書的時候，得到的固然是關於中國學術思想的「知識」，也該注意，這些「知識」背後的義蘊，其實是很「政治」的，是梁啟超的現實關懷的一種表現方式。

不確定的知識空間：論中國學術思想變之大勢的得失

梁啟超最初開始動筆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之大勢的時候，「雄心勃勃」，擬具了一整套的綱要，與這篇鴻著一起登諸新民叢報第三號。可惜，就像他許多曾有過的著作設想都未得完全實現一樣，最後問世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之大勢的全貌，與原來的寫作綱要，有很大的落差，列表如下所示：

寫作大綱。	問世章節	出處
一、總論	第一章、總論	新民叢報第三號（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頁四一—五六。
二、胚胎時代	第二章、胚胎時代	新民叢報第三號（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頁四一—五六。
三、全盛時代	第三章、全盛時代	新民叢報第四號（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頁五九—六八。
四、儒學統一時代	第一節、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新民叢報第五號（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頁五七—七四。
	第二節、論諸家之派別（未完）	新民叢報第七號（一九〇二年五月八日），頁五三—六六。
	第三節、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新民叢報第九號（一九〇二年六月六日），頁五九—六三。
	第四章、儒學統一時代	新民叢報第十二號（一九〇二年七月一日），頁三九—五五。
四、儒學統一時代	第一節、其原因	新民叢報第十六號（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九日），頁五一—五七。
	第二節、其歷史	新民叢報第十六號（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九日），頁五一—五七。
	第三節、其派別	新民叢報第十六號（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九日），頁五一—五七。
四、儒學統一時代	第四節、其結果	新民叢報第十六號（一九〇二年九月十九日），頁五一—五七。

五、老學時代	第五章、老學時代	新民叢報第十八號（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六日），頁五七—六四。
六、佛學時代	第六章、佛學時代 第一節、發端	新民叢報第廿一號（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三十日），頁三五—五〇。
七、儒佛混合時代	第四節、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此節未完）	新民叢報第廿二號（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頁二五—三一。
八、衰落時代	第八章、近世之學術（起明亡以迄今日） 第一節、永歷【曆】康熙間（未完） 第一節、「永歷【曆】康熙間」之續	新民叢報第五三號（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頁四五—六〇。 新民叢報第五四號（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四日），頁五九—六七。
九、復興時代	第二節、乾嘉間	新民叢報第五五號（一九〇四年十月九日），頁五一—五八。
十、學術思想界之暗潮	第三節、最近世	新民叢報第五八號（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七日），頁二一—三四。